

齊詩翼氏學疏證

齊詩翼氏學疏證自敘

漢書儒林傳云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
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
法也漢儒說經最重家學文景之際言詩者魯有申
培公齊有轅固生燕有韓太傅嬰三家並立學官魯
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又有韋氏學許氏學齊詩有翼
匡師伏之學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皆家世傳業守
其師法毛詩後出小毛公萇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
在漢朝故不列於學四家之詩魯齊繫以地韓毛繫
以氏者韓太傅燕人其詩惟燕趙間好之毛公爲詩

故訓傳於家授趙人小毛公故繫之以氏明專家之學也申公以詩教授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轅固生以治詩爲博士諸齊以詩貴顯者皆固之弟子也其傳既廣學詩之人非獨一鄉一國是故繫之以地著經學之盛也魏晉以來三家浸微至唐而毛詩孤行於世學者循常襲故齊魯韓學肄業及之者蓋尠矣宋王厚齋詩攷網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止取文字別異語焉未詳我

朝經術特隆治漢儒專家之言益衆其所著述要以尋墜緒扶微學爲功高郵宋綿初韓詩內傳徵實著

韓氏之學而魯齊二家尙闕焉未見先大夫曩嘗鉤
討魯齊韓佚義與毛氏異同者爲參互攷證輯而未
就命喬樅卒爲之成魯詩遺說攷六卷齊詩遺說攷
四卷韓詩遺說攷五卷尙欲細加疏釋未敢卽以問
世竊惟三家齊詩先亡最爲寡證顧齊詩之學宗旨
有三曰四始曰五際曰六情皆以明天地陰陽終始
之理攷人事盛衰得失之原言王道治亂安危之故
其間微言有綫未絕獨賴漢書翼奉傳一篇存什一
於千百而已先大夫嘗言漢儒治經如易有孟京卦
氣之候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尙書有夏侯劉氏許

商李尋洪範五行之論莫不明於象數善推禍福著
天人之應翼氏之治詩精通乎律歷陰陽以窮極性
命告往知來夫非聖門言詩之微旨與喬樅不揣因
陋爲疏通而證明之其佚見於他說者併爲采錄俾
齊詩翼氏之學畧存梗概亦敬承先大夫之訓云爾
若曰治漢儒專家言足張一幟則未之敢任也昔太
歲昭陽單闕月在畢陬福州陳喬樅譔於三山之小
娜嬛館

叙

漢初毛詩未行魯齊韓三家並立博士自毛出而三家熄齊詩亡於魏代爲最早學者尋繹陸緒每得一

義如珍拱璧宋王伯厚詩攷搜羅三家遺說頗費苦

心近余仲林

蕭客

范蘅洲家相

盧召弓

文昭

臧在東

辨堂

土仁圃

慕

馮柳東

登舟

諸君子續輯略備然學

者猶有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憾余友山陽丁儉卿

姓

邵陽魏默深

源

於三家詩說各有著錄丁書逐加

詳覈魏書統言大義二者言各有當其書並未梓行

學人多未得見至治齊詩翼氏專家之學則余同年

友吳江述青厓

鶴壽

撰齊詩翼氏學四卷於奉所言

始際名義逐層疏解創爲四始圖五際圖八部陰陽相乘八部詩篇循環五紀積年諸圖其未明者復爲表例以釋之其於翼氏一家之學可謂專心致志矣

吾師

恭甫夫子稽謨達旨說經諸書海內宗之嘗搜討魯齊韓三家佚文佚義與毛氏異同者爲參互考訂然輯未成而哲人其萎其子樹滋孝廉過庭受學復卒是業成彝詩遺說考六卷齊詩遺說考四卷韓詩遺說攷五卷余屢索讀因道路悠遠行笥難於攜帶憮

然急欲得見甲辰春樹滋計偕來都出所刻齊詩翼
氏學疏證一書讀之覺於始際之義渙然以釋其引
漳浦黃忠端公三易洞璣左證謂皆本齊詩則尤確
切不移發前人所未發或疑翼少君始際之說因災
陳戒托言詩篇以明緯學其說涉於附會故班孟堅
亦謂其假經立詛依託象數或不免乎億則屢中然
漢書本傳言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
知日食地震之效則五際之本齊詩無疑也孟康曰
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詩內傳卽齊詩內傳
漢紀言轅固生作詩內外傳齊詩之有內傳五際之

本齊詩明矣五際之說出於齊詩則四始之說亦出於齊詩更無疑也且少君當元帝時因隴西地震孝武園白鶴館災上書指陳災異引詩以明師學授受不失爲直言極諫之臣後上封事援成王徙洛盤庚遷殷故事請都成周以應危會必實有所見而云然元帝雖不從而光武卒應其言又安得以其近於緯學而少之昔人說詩莫過孟子孟子言孔子詩亡然後春秋作卽詩篇以言危會始際之義實萌芽於此其卽七十子之微言大義孟子親聞之而轅固生所由本歟六經奧義無所不包故漢儒治經通其業者

類皆能推貫天人明陰陽律曆之占孟喜之於周易卦氣劉向之於洪範五行鄭康成之於尚書中候董仲舒之於公羊春秋本陰陽以推禍福其言皆驗於世則謂詩義非止始際則可謂始際必非詩義則不可謂齊詩非但說始際則可謂始際之必非齊學則不可始際之義可廢則孟子王者迹熄之旨亦可廢乎翼氏之學自漢以後絕嚮今得衍而傳之可爲翼氏功臣即可爲轅固生功臣而孔孟傳授宗旨亦可以會矣余向雅好三家說嘗采輯未成書思爲疏證而未能今得是編讀之數日實先得我心爰樂而書

之并以冀各家遺說攷諸書續行付梓俾先覩爲快
則幸甚幸甚是爲序道光二十有四年五月朔後三
日世愚弟陳慶鏞識於京寓之實事求是齋

齊詩敘錄

史記儒林傳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寶太后好老子書召固問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卽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宏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者皆本轅固生諸齊人以詩貴顯皆固之弟子也

案漢書儒林傳云固之弟子昌邑太傅夏侯始

昌最明

漢書列傳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曰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爲選師始昌爲太傅年老曰壽終族子勝亦曰儒顯名

漢書儒林傳后蒼字近君東海鄉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爲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衡授瑯琊師丹伏理旃君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爲詹

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大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瑯琊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漢書列傳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悼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卽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奉奏封事上復延問曰得失奉曰爲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目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其後貢禹奏定迭毀禮匡衡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曰中

郎爲博士諫大夫年老曰壽終子及孫皆曰學在儒官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蒼且十年曰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宣帝聞望之名拜爲謁者累遷至二千石寢益任用以太子太傅拜前將軍受遺詔輔政領尙書事元帝卽位望之與周堪等勸道上曰古制多所欲匡正而中書宦官用事宏恭石顯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譖望之等免爲庶人顯等封敕令召望之就吏門下士朱雲好

節士勸望之自裁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天子追念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衡好學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衡射策甲科除爲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爲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邱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

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元帝卽位目爲郎中遷博士
給事中爲太子少傅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
傅經目對言多法義建昭三年代韋元成爲丞相封
樂安侯成帝建始三年免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
九卿家世多爲博士者

師丹字公仲瑯琊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爲
郎元帝末爲博士建始中爲東平王太傅徵入爲光
祿大夫遷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哀帝卽位爲左將
軍領尙書事代王莽爲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爲
大司空時傅太后要上必欲稱尊號郎中令洽襄黃

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
有司皆曰爲宜如褒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
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乾坤得其位
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曰
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定陶共王號諡已前定不得
復改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
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
深遠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恩義已備陛下旣繼體
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
定陶共王祭由是浸不合上意遂策免丹尙書令唐

林上疏言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耆宜復爵邑使奉朝請平帝卽位呂厚邱之中鄉封丹爲義陽侯

案齊詩傳自后蒼漢書菽文志言禮家自漢興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翼匡受詩后氏故其詩學並善於禮如定寢廟迭毀制及正南北郊議皆深得禮之大經師丹此議正名位而定一尊說禮獨精何氏義門以爲眞天理人情之至雖附之經可也

漢書敘傳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

勸學召見宴昵殿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遷奉車都尉爲定襄太守郡中稱神明歲餘徵爲侍中光祿大夫禁中設宴飲之會伯言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

漢書藝文志詩經齊家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齊雜記十八卷

案藝文志言齊轅固爲之傳荀悅漢紀亦言轅固生作詩內外傳是齊詩之有內傳外傳也明

甚志敘六家祇有后氏孫氏而不及轅固者按
儒林傳云固傳夏侯始昌始昌傳后蒼則后氏
故傳卽本諸轅固也后氏故二十卷而后氏傳
至三十九卷蓋合內外傳言之歟

東觀漢記馬援字文淵扶風人受齊詩師事潁川蒲
昌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援兄况辭言嫺雅援
裁知書見之自失兄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
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女稟學勿畏也後援爲
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常待以舊恩及援遇
讒惟勃能終焉

案漢書儒林傳云匡衡授穎川滿昌而東觀記作蒲昌疑是字誤後漢書馬援傳言援少有大志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又章懷後漢書注引續漢書云朱勃能說韓詩

後漢書列傳伏湛字惠公瑯琊東武人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父理爲當世名儒曰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湛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曰父任爲博士弟子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光武卽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徵拜尙書使典定舊

制帝曰湛才堪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建武三年爲大司徒封陽都侯二子隆翕翕嗣爵卒子光嗣卒子晨嗣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卒子完嗣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鬪云

隆字伯文少曰節操立名時張步據有齊地光武拜隆爲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其後爲

步所殺詔隆中弟咸收其喪曰子瑗爲郎中

後漢書儒林傳伏恭字叔齊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曰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曰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曰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曰爲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迺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曰恭爲三老年九十卒

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案陸璣詩草木疏載齊詩授受源流自轅固生至翼匡師伏之學皆與漢書儒林傳同又云其後伏黯傳理家學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以授嗣子恭恭以黯任爲郎永平中拜司空恭刪定章句定爲二十萬言年九十而卒又蜀郡任末廣漢景鸞皆以明習齊詩教授著述而卒陸德明詩序錄注稱陸璣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氏在范蔚宗前去漢甚近其言實與漢書儒林傳相表裏釋文序

錄大段本之伏黯以下則序錄所未詳也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兒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案翼氏言齊詩五際之要與易陰陽春秋災異
並論又著風角占候諸書漢伯所理齊詩蓋翼
氏之學也

經典釋文後漢陳元方亦傳齊詩

案後漢書陳紀傳紀字元方自至德稱兄弟孝
養閨門靡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著書數萬
言號曰陳子

齊詩翼氏學疏證卷上

福州陳喬樞學

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

以歷觀情以律

漢書本傳

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情謂六情廉貞

寬女公正姦邪陰賊貪狠也律十二律也

漢書注

案匡衡云詩者原情性而明人倫也傳曰審好

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樞謂人爲陰陽之精情

性者人所稟天地陰陽之氣也觀性以厤厤居

陽而治陰觀情以律律居陰而治陽律厤迭相

治也其閒不容髮此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
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也稚圭與
少君同師詩原情性之語授受淵源其來有自
矣

五行在人爲性六律在人爲情性者仁義禮智信也
情者喜怒哀樂好惡也五性處內御陽喻收五藏六
情處外御陰喻收六體故情勝性則亂性勝情則治
性自內出情自外來情性之交閒不容系

五行
大義

蕭吉曰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性人之陽
氣善者也孝經援神契云性者生之質人所稟

受情者陰之數內傳著流通於五藏故性爲本
情爲末性主安靜恬然守常情則主動觸境而
變動靜相交故閒微密也

案孫氏淵如云古者性與天道通不明於陰陽
五行不可以言性天爲陽主性地爲陰主情五
六天地之中合性有五常情有六欲也陽者善
故性善情有欲故情有不善陽極生陰故性之
動爲情陰極勝陽故情之動爲欲性動而之情
變而之欲變者情也情動而有欲變而之不善
化而復遷於善善者性也性對情則性爲陽情

爲陰單言性則性有陰陽猶以天地言之天爲陽地爲陰以天地分言之天地各有陰陽鬼區與言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是也故言性兼陰陽者性中五常皆屬陽五常分仁禮爲陽義智爲陰信爲中情亦有陰陽者情中六欲皆屬陰六欲又分喜好樂爲陽怒惡哀爲陰也孫之言性本天道陰陽五行又言情亦兼有陰陽語皆精確足以申明翼氏之說

附白虎通義情性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而生內懷五性六情情者

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鉤
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
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
也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
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
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
知著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
卦之體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六情
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
性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何人本含六律五行

之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
入也

肝性靜靜行仁甲巳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
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
腎性敬敬行智丁壬主之

漢書注

〔案〕師古漢書注載晉灼引翼氏五性文誤作腎
性智智行敬今據五行大義爲訂正之

〔又案〕後漢書郎顛傳顛上書言四始之缺五際
之厄又孔氏詩正義引詩汜歷樞云大明在亥
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

雁在申金始也樞案四始是齊詩之說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大明詩廢則智缺而水失其性矣四牡詩廢則仁缺而木失其性矣嘉魚詩廢則禮缺而火失其性矣鴻雁詩廢則義缺而金失其性矣四始皆缺則金木水火沴土而土亦失其性矣金木水火非土不成仁義禮智非信不立詩陳四始蓋欲王者法五行而正百官正百官而理萬事萬事理而天下治矣政教之所由出莫不本乎五行乃通於治道也

又案五行大義云鄭注禮記中庸篇言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詩緯等說亦同毛公及京房等皆以土爲信水爲智漢書天文志云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熒惑曰南方夏火於人五常禮也太白曰西方秋金於人五常義也辰星曰北方冬水於人五常智也鎮星曰中央季夏土於人五常信也鄭及詩緯於義爲乖樅謂詩緯皆用齊詩說翼氏治齊詩者其言五性以智屬水以信屬土則詩緯之說亦當與翼氏同蕭氏所見詩緯蓋

文譌耳今攷春秋元命包云脾者弁也心得之而貴肝得之而興肺得之而大腎得之而化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春秋緯亦用齊詩如演孔圖言詩含五際六情是其明驗據春秋緯以爲腎智脾信足證詩緯之說亦必以爲腎智脾信也又河圖云和厚篤信者脾之精智辨謀畧者腎之精是諸圖緯並皆以智屬水以信屬土素問云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腎爲伎巧所出其性非智而何惟孝經援神契云腎信故竅寫脾智故口誨此乃轉寫者譌其文未可致訾

案論語言智者樂水水性就下故云竅寫寫卽
瀉字也信从人从言會意言出於口故云口誨
文譌作腎信脾智義遂難通據此則鄭中庸注

亦皆文譌

詩疏引鄭禮記說
作水智土信不誤

可知也

又案易乾
繫度言北

方陰氣形盛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
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爲智
與諸緯說不合然據易乾坤鑿度云運五行先
水次木生火次土及金木仁火禮土信水智金
義又云坤元有信坤道有閉則
終以水智土信之說爲定論也

附白虎通義樂動聲儀曰官有六府人有五藏
五藏者何謂肝心肺腎脾也肝之爲言干也肺
之爲言費也情動得序也心之爲言任也任於

思也腎之爲言寫也以竅寫也脾之爲言併也所以積精稟氣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爲之候何目能出淚而不能內物木亦能出枝葉而不能有所內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殺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鼻爲之候何鼻出入氣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潤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內氣也心所以爲禮何心火

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

心象火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

下銳也耳爲之候何耳能徧內外別音語徧與

同火照有似於禮上下分明腎所以智何腎者

水之精智者進而不止無所疑惑舊本脫不字

本據御覽并刪而字案五行大義水亦進而不

惑北方水故腎色黑水陰故腎雙竅爲之候何

竅能瀉水亦能流濡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

也土尙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私信之至也

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爲之候何口能啖嘗舌能

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故元命苞曰目者肝
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
者金之精制割立斷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
上爲張星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
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主變化
者也或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腎之候或曰肝繫
於目肺繫於鼻心繫於口脾繫於舌腎繫於耳
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
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狠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
待貪狠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

避之春秋諱焉

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則貪而無厭故爲貪狼也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爲怒以陰氣賊害土故爲陰賊也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爲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說皆同

賈氏說桀以乙卯亡紂以甲子喪惡以爲戒

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子卯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以乙卯亡殷以甲子亡不推湯武以

興賈說非也

師古曰儒者以爲子卯夏殷亡日大失之矣何
儒亮以爲學者雖駁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
周之興以爲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
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
遇惡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
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

案何氏義門以爲忌子卯與吉午酉對翼氏專
主二陰二陽並行而言與賈所云夏殷亡日異
義張注相刑之說亦失本意縱攷五行大義論

情性篇引翼氏說正以子卯相刑爲忌張注卽用翼氏之義而義門譏其失本意誤矣

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己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

孟康曰南方火火生於寅盛於午火性炎猛無所加受故爲惡其氣精專嚴整故爲廉貞西方金生於巳盛於酉金之爲性喜以利刃加於萬物故爲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漢書注金之爲性性舊譌作物據公休釋上

文水木與火並以其性言則此亦當爲性字下
又言金性方剛是其證也

師古曰詩小雅吉日之詩也其詩曰吉日庚午
既差我馬言以庚午之吉日簡擇車馬以出田
也

案惠氏定字云穆天子傳言天子命吉日戊午
又云吉日辛酉天子升於昆侖之邱此天子吉
午酉之證也

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
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丑戌屬陽萬物各以

其類應

以上並漢書本傳

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爲上
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
流歸末故木刑在未水刑在辰盛衰各得其所
故樂也水窮則無隙不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
爲姦邪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爲下
戌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強各
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午酉金火之盛
也盛時而被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也火性無
所私金性方剛故曰公正

以上並漢書注

案漢書注木刑在未水刑在辰兩刑字舊譌作利未字舊譌作亥據公休引翼氏風角言木落歸本未者木之所葬是歸其根知亥字爲未之譌也五行大義引翼氏說云木刑在未水刑在辰足證兩利字是刑之譌

翼氏云東方性仁情怒怒行陰賊主之南方性禮情惡惡行廉貞主之下方性信情哀哀行公正主之西方性義情喜喜行寬大主之北方性智情好奸行貪狠主之上方性惡情樂樂行姦邪主之貪狠主求索財物既云貪狠理然求須陰賊主於劫

盜此亦不疑廉貞主上客遷召寅爲陽始午爲陽
盛故稱上客既有廉貞之性理自召任高遷寬大
主酒食慶善寬大多所容納故有善慶善慶必置
酒食奸邪主疾病淫淫欺欺故因邪惡而生邪惡
必生疾病公正主執仇諍諫正故能爭公故能執
仇讐也情好者水生申盛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
而潤多所好故爲好多所好則貪無厭故爲貪狠
申子主之情怒者木生亥盛卯性受水氣而生貫
地而出故爲怒卯木生於子水與卯還自相刑亥
又自刑是以陰氣相賊故爲陰賊亥卯主之貪狠

必得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得貪狠而後用二陰並
行是以王者忌於子卯相刑之日也情惡者火生
寅盛午火性炎猛無所容受故爲惡其氣清明精
耀以禮自整故爲廉貞寅午主之情喜者金生巳
盛酉金爲寶物見之者喜又喜以利刃加於萬物
故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廣爲器則多容受故爲寬
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於午酉之日
情樂者謂北與東陽氣所萌生故爲上亦主中央
辰爲水窮也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刑在未水
刑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水窮則無隙不入木

上出窮則旁行爲斜故爲姦邪辰未主之情哀者
謂南與西陰氣所萌生故爲下戌窮火也丑爲金
窮也金剛火強各歸其鄉故火刑在午金刑在酉
金火之盛而被自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火性無
私金性剛斷故曰公正戌丑主之

案五行大義引翼氏說理然求須句文譌脫不
可讀疑當作理然求索財物然猶是也淫淫欺
欺疑亦字誤原文當是奸邪主疾病淫佚淫佚
故因邪惡而生其於情怒下言卯木生於子水
與卯還自相刑亥又自刑是以陰氣相賊與孟

注言木以陰氣賊害土者義異王者忌於子卯相刑之日多相刑二字於情喜下言金爲寶物見之者喜又言爲器則多容受於情樂下言上方亦主中央皆較孟注義爲詳備惟辰爲水窮也上脫未窮木也句當據孟注補之

木落歸根故亥卯未木之位刑在北方亥自刑卯刑在子未刑在丑水流向未故申子辰水之位刑在東方申刑在寅子刑在卯辰自刑金剛火強各還其鄉故巳酉丑金之位刑在西方巳刑在申酉自刑丑刑在戌寅午戌火之位刑在南方寅刑在

己午自刑戌刑在未

五行大義

〔案〕據此知王者所以忌子卯者正以十二辰中唯子刑卯卯又刑子子卯反復相刑餘辰皆無之故他辰不忌而子卯獨忌也

好則膀胱受之水好前故曰好怒則膽受之少陽始盛萬物前萌也惡則小腸受之夏長養萬物惡偽故曰惡喜則大腸受之金爲珍物故皆喜樂則胃受之土生養萬物上下皆樂哀則三焦受之陰陽之府陽昇陰終其宮室竭故曰三焦故哀悽也

五行大義

〔案〕五行大義曰論衡云人五藏以心爲主心發

智慧而四藏從之肝爲之喜肺爲之怒腎爲之
哀脾爲之樂故聖人節之恐傷性也王以四時
論藏翼以風通六情論府脾腎二種藏府是同
肝肺二藏及府不同者藏以肺有殺罰之性故
怒府以合肺金珍之用故喜肝則以春氣生故
喜膽則以合火能焚燎故怒二理並通翼氏又
云喜氣爲暖當春怒氣爲晴當秋樂氣爲陽當
夏哀氣爲陰當冬此與論衡意合樞案翼又言
喜氣爲暖當春云云者專以喜怒哀樂配四時
之氣立論與此六情以配六府者別爲一義不

當牽彼就此求其強合也

〔又案〕翼氏云六律在人爲情諸儒之說多未聞
明今爲申其義曰樂記云樂者音之所由生其
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哀心感者其聲噍以
殺樂心感者其聲惝以緩喜心感者其聲發以
散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敬心感者其聲直以
廉愛心感者其聲和以婉六者非性也感於物
而動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
治道備矣樂記所謂感者指六情而言六情言
喜怒哀樂愛敬不言惡者敬心卽惡之情也惡

行廉貞其氣精專嚴肅故云其敬心感者其聲
直以廉是則六律通乎六情也明矣翼氏言觀
情以律此類之謂也陽六爲律陰六爲呂陰陽
各六合爲十二言律不言呂者陰統於陽舉六
律卽該六呂矣相訣云六府從六律見五行
大義引按
六情好則膀胱受之膀胱水之府水盛於子陽
之所起則膀胱於律爲黃鐘也怒則膽受之膽
者木之府少陽見於寅寅爲木始則膽於律爲
太族也惡則小腸受之小腸火之府火盛於午
陰之所起則小腸於律爲蕤賓也喜則大腸受

之大腸金之府少陰見於申申爲金始則大腸
於律爲夷則也樂則胃受之胃者土之府土總
四行居時之季辰之數五得土之生氣則胃於
律爲姑洗也哀則三焦受之三焦亦水之府水
盛非土不停三焦爲中瀆而配五藏從其藏氣
爲土戌之數亦五得土之氣則三焦於律爲無
射也揚子雲太元云甲巳之數九乙庚八丙辛
七丁壬六戊癸五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
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十二辰中惟辰戌皆五
得土之數

寅爲陽始申爲陰始自子數至申數
九自午數至寅數亦九自辰數至申

數五自戌數至寅數亦五餘仿此見五行大義故應之也五藏之中腎藏有雙六府之中水府有二水屬陰陰數偶也六府之配五藏猶六律之配五聲五聲有變宮變徵官屬土徵屬火六律之無射爲戌位戌亦火土之鄉其義足相證明矣

附白虎通義六府者何謂也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府者爲藏官府也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稟氣也膀胱者肺之府也肺者斷決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

案常能有熱句

御覽載元命苞作常張有勢與此文微異三焦者腎之府也腎者主

寫三焦亦以湊液吐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

焦若瀆

盧技云案內經云上焦如霧中焦如瀆此云若竅若編疑有誤也

膽者

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

膽斷也是以仁者必有勇也肝膽異趣何以知

相爲府也肝者木之精木之爲言牧也人怒無

不色青目眦者是其效也小腸大腸心之府也

心者主禮禮者有分理腸亦大小相承受也腸

爲胃紀胃爲脾府

紀舊譌作記又無胃爲脾府句段氏懋堂據顏氏急就篇

注所引如此今從之

心爲支體主故有兩府也目爲心視

口爲心譚耳爲心聽鼻爲心嗅是其支體主也
案白虎通言六府分配五藏與翼氏異非齊詩
之義蓋主魯說也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
情絕於申宋均云申謂申公也申公之說詩不
言五際又六情之說與齊詩異義故演孔圖云
然耳

附五行大義藏府者由五行六氣而成也藏則
有五稟自五行是爲五性府則有六因乎六氣
是曰六情肝以配木心以配火脾以配土肺以
配金腎以配水膀胱爲陽小腸爲陰膽爲風大

腸爲兩三焦爲晦胃爲明夫藏者以其藏於形體之內亦能藏受五氣故名爲藏府者以其傳流受納謂之曰府也老子云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河圖云肺合大腸大腸爲傳道之府心合小腸小腸爲受盛之府肝合膽膽爲中精之府脾合胃胃爲五穀之府腎合膀胱膀胱爲津液之府三焦孤立爲中瀆之府五藏而有六府亦如六氣因五行生也又如五性生六情也素問曰皮應大腸其榮毛主心脈應小腸其榮色主腎筋應膽其榮爪主肺肉應胃

其榮屑主肝腠理毫毛應三焦其榮髮主脾心
是身之君皮是身之城郭毛是身之羽衛大腸
是氣之道路也故竝相通心是火藏大腸是金
府故以配焉丙辛之所主也腎水也脈是血之
溝渠通流水氣色是人之光采血氣盛則容色
壯悅血氣若衰則容顏枯悴腎爲水藏小腸旣
受盛容著水氣又是火府故以配之丁壬所主
也筋是皮肉之剛強也爪是皮外之剛利也肺
是金藏膽有剛精之性又是木府故以相配乙
庚所主也胃能消化五穀精氣爲肉五穀從口

而入故榮潤在膺肝是木之藏仁而能生胃是
土府故以相配甲巳所主也毫毛因藉津潤腠
理本自開通脾受資味之所因資味而得津潤
開通因津潤開通而生毛髮書云髮是血之餘
脾是土之藏三焦膀胱竝爲水之府故以相配
戊癸之所主也脾配二府餘藏配一府者脾是
土藏土爲君道君卽陽也陽數一故藏不二也
三焦膀胱竝是水府水爲臣道臣卽陰也陰數
偶故府有二也

又曰六情通於六氣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

好爲陽惡爲陰怒爲風喜爲雨哀爲晦樂爲明
湯氣好生是以爲好陰氣好殺是以爲惡曾子
曰陰陽怒而爲風和而爲雨激發故爲怒和潤
故爲喜愁則閉塞所以爲晦樂則情舒散故爲
明也服注左傳云陰作土風作木雨作金晦作
水明作火唯天陽不變陰爲土者土是陰義故
陰凝爲土風作木者風動也木亦動觸地而出
箕星東方之宿主風又巽爲木爲風也雨作金
者雨水也水性銷釋金性亦可銷釋畢星西方
之宿也主雨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故雨作

金也晦作水者晦闇也晦闇則水生闇黑爲水之色也明作火者明照於物故爲火也皆從其類以之鄭注尙書云木爲雨金爲陽火爲燠土爲風水爲寒震主春分穀雨穀雨得天兌之氣則萬物畢生兌西方之卦是時日在昴昴西方之宿也以日在西方故謂天兌貌順木得則天兌爲和故木爲雨詩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也金爲陽者秋時日行東方房星之宿得天震之氣言順金得則天震爲和震爲陽也秋時物成所以燥物是其和也逆金氣則爲旱罰故金爲

陽也土爲風者傳云思心有失厥罰常風言風者土之氣也土爲君君立教令故爲風土立四季故令失則風爲災也鄭以木爲雨服以木爲風鄭以金爲陽服以金爲雨鄭以土爲風服以土爲陰兩說相反各有其意今就五行而辨服近之矣所以然者水生於金金體非陽木爲少陽不應爲雨土爲地地本是陰風自是陰陽之氣不獨生於土服以木爲風者取巽木故爲當也

五行動爲五音四時散爲十二律也

漢書注
音灼引

案禮記月令云春盛禮在木其音角夏盛禮在
火其音徵秋盛德在金其音商冬盛德在水其
音羽中央土其音宮五行大義引樂緯云春氣
和則角聲調夏氣和則徵聲調季夏氣和則宮
聲調秋氣和則商聲調冬氣和則羽聲調是五
行之氣動爲五聲也月令正義引樂動聲儀云
宮爲君君者當寬大容衆故其聲宏以舒其和
博以柔案正義引作其和清以柔今據五行大
義訂正蕭雖不言樂緯然與孔疏所引
同蓋亦振動箏篋之文博與宏應柔與舒應作
清者字譌耳下角聲云其和靜以清則宮不當
言清也動脾也商爲臣臣者當以發明君之號令

其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爲民民者

當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

動肝也徵爲事事者君子之功旣當急就之其

事勿久流亡勿舊譌作當今從古徵書引故其聲貶以疾其

和平以均均舊譌作功今據五行大義訂正動心也羽爲物物

者不齊委聚故其聲疾以虛其和短以散齊舊作有

據古徵書引改之疾舊譌爲散短舊譌爲斷今並據五行大義訂正動腎也然則

五音亦各從五行以配五藏矣四時散爲十二

律者攷律法十二律分十二月當月者各自爲

宮而商徵以類從是一律統一月也故漢書律

麻志云推麻生律律十有二黃鐘之宮是爲律
本黃者中之色鐘者種也陽氣施種於黃泉孽
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
聲也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
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大族
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
月夾鐘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
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潔也言陽氣洗物辜
潔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中旅言微陰始起未成
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

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
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
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樹盛也位於未在六
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
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
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射射厭
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
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
藏萬物而雜陽閔種也位於亥在十月班志多
用齊詩之說地理志兩引詩皆據齊詩可証也

續漢志注引薛瑩書載馬防奏言今樂官但有
太族皆不應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
又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
以爲可順上天之明待因歲首令正發大簇之
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後漢書馬防傳亦云
建初五年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
案防爲馬援之子援嘗受齊詩師事潁川滿昌
防蓋守其家學所言吹時律奏雅頌以宣氣致
和義卽本於齊詩王者承天心順陰陽五行之
性通上下四時之氣故樂緯汁徵圖

文選注引
作動聲儀

此從初學記引云時元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

入萬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常以度行也謂調露之樂宋均注云以時出入月令十二月政是也從其出入則無災祲也調露調和致於甘露使物樹長之樂也

七字從文選注

引樂緯之說亦與翼氏義同

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爲用若迺懷邪知益爲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今

陸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
豈况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
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迺正月癸未日加申
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奸邪申主貪狼風以太陰
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

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
未也太陰在太歲後

孟康曰時太陰在未月建在寅風從未下至寅
南也建爲主氣太陰臣氣也加主氣是人主左
右邪臣驗也

晉灼曰癸未日風未辰也時加申張說是也

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爲客時爲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

張晏曰平昌侯欲依上來學爲時邪也風日加申申知秘道也

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爲正日加未而來爲邪時

案丑爲正日日字是辰之譌翼氏下言師法用辰不用日可證也

晉灼曰奉以未爲邪時占平昌侯爲邪人此當
言皆以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耳下言大邪之
見辰時俱邪是也

案孫氏淵如云考通鑑元帝初元元年爲癸酉
歲奉傳明言上封事在元帝初卽位之年又下
云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饑疫尤甚上迺下
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
按之元帝紀亦是元年事奉上封事又在詔前
則是癸酉歲無疑且上云風從西南來者酉在
寅之西南方故云太陰下張晏孟康注蓋誤以

太陰爲在太歲後又不考本紀年月及奉傳上
下文疏謬甚矣樞案張孟二說並以太陰爲在
太歲後張言歲在甲戌則以此正月爲初元之
二年太陰在酉也孟言時太陰在未則以此正
月爲初元之元年歲在癸酉也二說不同而晉
灼以張爲是者以元年正月無癸未日也何以
驗之攷通鑑宣帝黃龍元年十二月戊辰朔元
帝初元元年二月丁卯朔以前後月朔日推之
元年正月朔日爲戊戌中間有癸卯爲正月六
日癸丑爲正月十六日癸亥爲正月二十六日

不得有癸未日明矣元帝紀元年正月辛丑孝
宣皇帝葬杜陵辛丑是正月四日宣帝崩以黃
龍元年十二月甲戌臣瓚注云自崩至葬凡二
十八日也尤足爲正月無癸未日之確據故子
博以爲初元二年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公休
誤以上封事爲元年正月故於下文以正辰加
卯時注云謂乙丑之日也案乙丑是元年正月
二十八日與翼氏言正月癸未日顯相違戾豈
足爲據孫氏譏孟注誤釋太陰而猶沿用癸酉
歲之曲說何考之不審乎且元帝以歲前十二

月二十六日癸巳卽位翼以諸儒薦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度其情事亦非在旬日間平昌侯雖以宣帝外屬侍中無緣遽卽稱詔欲從受學然則翼氏所云正月癸未日爲初元二年正月無疑也攷通鑑初元二年正月壬戌朔癸未是正月二十二日與張說適相符合孫氏不察詆張說爲疏謬斯爲過矣難者曰孫據元帝紀關東被災詔蠲賦假貧民皆元年事翼傳於上封事後始言是歲關東大水則上封事在元年可知矣縱謂此班書屬文先後耳上言翼好

律厯陰陽之占因類敘平昌侯欲學其術下言是歲關東大水郡國饑疫上迺下詔云云此又承上數言事宴見而言不當泥屬文之先後以定其年月也孫說不可從

〔又案〕太陰有三一爲太歲所在之稱一爲歲後二辰之名一爲太歲陰神之號太歲陰神謂之太陰者五行大義引九宮經云太陰三歲一徙右行十二辰卽太歲之陰神也主水雨陰私與青龍害氣及九宮之神合爲十二神九宮之所用也越絕書計倪內經云太陰三歲處金則穰

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
卽指此太歲之陰神故以三歲爲言太陰右行
十二辰不言一歲一移而言三歲一徙者寅卯
辰俱木之方巳午未俱火之方申酉戌俱金之
方亥子丑俱水之方太陰右行十二辰三歲始
一徙其方位故云三歲一徙也王氏伯申經義
述間以太歲陰神爲卽歲後二神之太陰又以
太陰與害氣爲一其說非是王莽傳云惟陽九
之阨與害氣會究於去年枯旱霜蝗饑饉謹薦臻
卽指九宮十二神之害氣而言五行大義云害

氣一歲一移以其所至爲害故曰害氣太歲之陰神右行歲後之太陰左行太歲之陰神右行十二辰三歲一徙九宮之害氣右行四孟一歲一移皆顯有分別不得混合而爲一也太歲所在謂之太陰者淮南天文訓云太陰元始建於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又云太陰在寅歲名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輿鬼爲對太陰在卯歲名單

闕十二辰皆以次推之是太歲所在謂之太陰
翼疏言今年太陰建於甲戌此指太歲所在猶
云歲建也上封事言暴風自西南來風以太陰
下抵建前此指歲後之二辰卽五行家所謂天
一之後二爲太陰是也五行大義引元女式經
云十二將者天一土將前一騰蛇火將前二朱
雀火將前三六合木將前四勾陳土將前五青
龍木將後一天后水將後二太陰金將後三元
武水將後四太常土將後五白虎金將後六天
空土將天一主豐穰騰蛇主驚恐朱雀主文書

六合主慶賀勾陳主拘礙青龍主福助天后猶
神后天一之妃太陰主陰私元武主死病太常
主賜賞白虎主鬪訟天空主虛耗前五後六者
以天一爲主也淮南天文訓云天神之貴者莫
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廣雅云青龍天
一太陰太歲也案以青龍爲太歲見後漢書張
純傳及漢韓敕造孔廟禮器碑張純傳云今攝
提之歲蒼龍甲
寅德在東宮注引前書音義曰蒼龍太歲也漢
碑云永壽二年青龍在沼澤後碑云永壽三年
青龍論衡難歲篇云太歲天別神也與青龍無
異是也天文訓云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

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
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又云淮南
元年冬天一在丙子天一舊或說
爲太一非是冬至甲午立
春丙子此古人以太歲所在爲天一之明證翼
上封事歲建甲戌是爲天一在戌太陰居歲後
二辰宜在申申爲西南之位暴風自西南來故
曰以太陰下寅爲東北之位與申對衝月建在
寅故曰抵建前孟說以爲太陰在未風從未下
固非孫說以西神從魁爲太陰謂酉在寅之西
南尤失王氏知陰陽家有歲后二辰之太陰而

誤以太歲之陰神當之亦未爲得也

又案平昌侯王臨當是王接之誤攷漢書公卿百官表初元元年平昌侯王接爲衛尉永光元年九月侍中衛尉王接爲大司馬車騎將軍三年四月薨外戚恩澤侯表王臨以永光三年嗣侯是初元二年以衛尉侍中者爲王接非王臨也臨時尙未嗣立翼上封事何得稱平昌侯乎或曰王臨以永光三年嗣侯據通鑑永光四年正月辛巳朔癸未爲正月三日又建昭三年正月戊午朔癸未爲正月二十六日翼傳所言或

指永光四年抑爲建昭三年未可知也但臨以
成帝河平三年爲太常見百官公卿表其在元
帝時爲侍中於史無徵耳

又案漳浦黃氏三易洞璣云初元二年甲戌正
月癸未日加申有風自西南來除前十一月丙
寅日巳時冬至距癸未日申時凡七十七日小
餘三得九百二十七時以八十一爻除之小餘
三在豐之九三歲日俱在甲戌正西方兌辛爲
主精氣不變癸與庚不破甲未與申不破戌雖
有奸邪貪狠不得爲賊於是卦次三陽再上亦

在豐之九三豐沛折肱其道无咎翼奉用之又云以法推之正月二十日癸未六十七分驚蟄至申時方交中氣風自未來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張孟皆以太陰與太歲相推非是太陰爲辰辰爲客太陽爲時時爲主人辰從支支爲月之所歷時從日時爲日之所臨也故曰辰爲常事時爲一行月爲常事日爲一行也漳浦推厯以初元二年正月朔日甲子故云癸未爲二十日與諸家不同又以太陰爲辰太陽爲時其義亦異存之以備一說

上以奉爲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

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子爲辰甲爲日用子不用甲也

辰爲客時爲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爲主人

張晏曰禮君燕見臣則使臣爲主人故侍者爲主人

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

孟康曰大正厭小邪也凡辰時屬南與西爲正

北與東爲邪

晉灼曰以上占推之南方巳午西方酉戌東北寅丑爲正西南申未北方亥子東方辰卯爲邪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

孟康曰大邪厭小正也

卽目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

孟康曰凡占以見者爲本今自知侍者邪而時復邪則邪無所施故屬見者

晉灼曰上言忠正客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然則小邪屬主人矣何以知之見者以大正來反

我小邪故也

案晉灼注當言以此法占之卽以自知主人之邪而時邪辰正矣據下文注證之可見此不具者或文脫耳

卽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

孟康曰已自知侍者正而時復正則正無所施辰雖邪而見者更正也

晉灼曰上言大邪客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然則小正屬主人矣以此法占之卽以自知主人之正而時正辰邪矣何以知之見者以大邪來

反我小正故也

案此兩節孟晉二家說各不同孟以爲別言占法晉以爲申釋上文之義然上言大正大邪之見文義已明不煩申釋孟注於理爲長

辰爲常事時爲一行

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爲子時十二

時也日加之行過也

以上並漢書注

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由省其進退參之以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明主所宜獨

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露之則不

神獨行則自然矣

以上並漢書本傳

案淮南時則訓云六合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盈孟夏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翼氏所云參之以六合五行卽淮南時則之義也

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也

後漢書寇榮傳注○又蔡

邕傳張奐傳
注引翼氏同

案後漢書寇榮傳言風爲號令章懷注引前書
翼奉云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謹告人也張奐
上疏云臣聞風爲號令動物應氣蔡邕上封事
亦云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並與翼氏說
同又郎顛條便宜四事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
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稚光用齊詩其言
風者號令云云蓋本之齊詩故傳也

又案開元占經風占云凡鳴條以上怒風起止
皆詳其五音與歲月日時刑德合衝墓殺五行

生克王相因死以言吉凶仍以六情推之萬不失一又云凡兩軍相當以分主客以日辰所得納音爲客以時下十二辰與風所來方爲主若日辰納音能克時辰及方爲客勝時下支神及風來方能克納音則客敗主人勝尋常家居亦以此分內外也攷隋書經籍志天文家載翼氏占風一卷五行家載翼氏風角要候十一卷風角烏情一卷風角雜占五音圖五卷瞿曇悉達所輯風占言以六情推之萬不失一疑亦採摭翼氏之說今錄其五音之法附於左方以資攷

證

附開元占經五音一言宮三言徵五言羽七言
商九言角乾主甲子壬午甲爲陽日之始壬爲
陽日之終子爲陽辰之始午爲陽辰之終乾初
在子則四在午乾主陽內子外午內爲始外爲
終也坤主乙未癸丑乙爲陰日之始癸爲陰日
之終丑爲陰辰之始未爲陰辰之終坤初在未
則四在丑坤主陰故內主未外主丑震主庚子
庚午震爲長男乾初九主甲甲對於庚故震主
庚以父授子故主子午與父同也巽主辛丑辛

未與爲長女坤初六主乙乙與辛對故與主辛
以母授女故主丑未與母同也坎主戊寅戊申
坎爲中男故主中干中辰離主己卯己酉離爲
中女故亦主中干中辰艮主丙辰丙戌兌爲少
男乾上主壬對丙故主丙辰丙戌兌主丁巳丁
亥兌爲少女坤上主癸對丁故主丁巳丁亥以
十二辰合十干以十干所屬者命之以其言數
納其音以主一日日辰相配共得一音此納音
之法也甲子甲午壬寅壬申庚辰庚戌爲陽商
乙丑乙未癸卯癸酉辛巳辛亥爲陰商丙寅丙

申甲辰甲戌戊子戊午爲陽徵丁卯丁酉乙巳
乙亥己丑己未爲陰徵戊辰戊戌庚寅庚辰壬
子壬午爲陽角己巳己亥辛卯辛酉癸丑癸未
爲陰角庚午庚子丙辰丙戌戊寅戊申爲陽宮
辛未辛丑丁巳丁亥己卯己酉爲陰宮甲寅甲
申丙子丙午壬辰壬戌爲陽羽乙卯乙酉丁丑
丁未癸巳癸亥爲陰羽凡言宮商角徵羽日皆
依此

案五行大義曰納音者謂人本命所屬之音也
樂緯云孔子曰某吹律定姓一言得土曰宮三

言得火曰徵五言得水曰羽七言得金曰商九
言得木曰角子午屬庚震卦所直日辰也丑未
屬辛巽卦所直日辰也寅申屬戊坎卦所直日
辰也卯酉屬己離卦所直日辰也辰戌屬丙艮
卦所直日辰也巳亥屬丁兌卦所直日辰也一
言得土者木命庚子子屬於庚數之一言便以
得之是也三言得火者本命丙寅寅屬於戊從
丙數至戊凡三是也五言得水者本命壬戌戌
屬於丙從壬數至丙凡五是也七言得金者本
命壬申申屬於戊從壬數至戊凡七是也九言

得木者本命己巳屬於丁從己數至丁凡九是也六十甲子例皆如是支屬八卦爲納音者皆以次而取對衝如子午屬庚子午相對衝也餘例悉然所以子午屬庚者乾坤六子乾將三男震坎艮坤將三女巽離兌陰陽相生故就乾索女就坤索男甲陽干之始乾下三爻取之壬陽干之末乾上三爻取之乙陰干之始坤下三爻取之癸陰干之末坤上三爻取之餘六干陽付其男陰付其女甲乙之後次於丙丁故以丙付艮以丁付兌丙丁之後次於戊己故以戊付

坎以己付離戊己之後次於庚辛故以庚付震以辛付巽自小及大從微至著也震爲長子故其卦初九得乾之子九四得乾之午震干庚故子午屬庚以次推之六子併主十二辰人之納音皆所繼焉甲乙壬癸不爲納音者以屬乾坤故也其說與占經亦互相備

〔占經〕又云子爲陽宮土主帝王丑爲陽徵火主旱主火災主宮寺主口舌寅爲陽徵火主旱主火主烽燧卯爲陽羽水主雨霖主水主霧辰爲陽商金主大將軍主吏士己爲陽角木主疾病

主憂患午爲陰宮土主后妃未爲陰徵火主庶
人主土功主蜚蟲主詔誥主書檄主旱申爲陰
徵火主郵驛尉候主旱火酉爲陰羽水主霜雪
主雷電主沈陰主雹戌爲陰商金主將主兵刃
亥爲陰角木主死喪哭泣

案占經引李淳風云自子至己皆爲陰律所生
故爲陽自午至亥皆爲陽律所生故爲陰也樞
攷後漢書郎顛傳顛條便宜七事其一曰今月
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
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爲旱案以戊

午爲徵日此納音之數也以丑寅申皆爲徵此十二辰五音之法也納音之數戊午爲陽徵十二辰五音之法丑寅爲陽徵申爲陰徵並主旱火據占經五音相動風占云徵日風從丑寅陽徵來有火災從王相來歲大旱又多火災風從未申陰徵來爲火災時加丑寅未申爲重徵爲火事其占驗之法並與顛合顛之言詩多據齊說如稱周南之德關雎政本及言四始之缺五際之阨是其明證後漢書言顛父宗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顛少傳父業兼明經典

今按京房受易焦延壽延壽嘗從孟喜問易喜
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父孟卿卽后蒼所從受
禮者也翼氏受詩於后蒼京與同時立朝並善
風角梁有風角雜占五音圖十三卷爲京翼二
家撰師法當亦相同也

齊詩翼氏學疏證卷下

福州陳喬樞學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曰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曰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攷天心曰言王道之安危

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

案孟注所引詩內傳臧氏鏞堂云是齊詩內傳
之文也班志雖不載而漢紀謂轅固生作詩內
外傳可證齊詩有內傳矣後漢書郎顛傳注引
孟康說作韓詩外傳蓋卽齊詩內傳之譌臧說
是也少君五際之說本於齊詩內傳應劭注漢
書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釋五際失齊詩
之旨矣

又案後漢書郎顛傳顛引詩汜歷樞曰卯酉爲
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
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

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
據者孔穎達詩正義云鄭作六莪論引春秋演
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鄭以汜歷樞云午亥之
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革政神在天門出入候
聽革政正義引譌作改正神正義引譌卯天保

作辰今並據後漢書郎顛傳訂正

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
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
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
五際也縱謂亥又爲天門當作戌亥之間又爲
天門齊詩內傳本以午亥卯酉并戌爲五際也

郎顛說詩多言五際與翼氏同鄭君六藝論亦據齊詩爲說

孔氏驛軒經學卮言曰始際之義蓋生於律大明在亥者應鐘爲均也四牡則太簇爲均天保夾鐘爲均嘉魚仲呂爲均采芑蕤賓爲均鴻雁夷則爲均祈父南呂爲均漢初古樂未湮者如此故翼奉曰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律歷迭相治與天地稽三才之變亦於是可驗後漢順帝陽嘉二年郎顛上封事曰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

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
臣以爲戌仲已竟來年入季注云基當作碁其
法以卅年管一辰凡甲子甲午旬首者爲仲甲
戌甲辰旬首者爲季甲申甲寅旬首者爲孟率
十年一移故謂之三碁今據陽嘉二年癸酉上
推延光三年甲子爲戌仲之始前卅年而永光
六年入西仲又前卅年而永平七年入申仲又
前卅年而建武十年入未仲又前卅年而元始
四年入午仲是王莽革命之際也又前二百九
年得高祖元年乙未入亥仲二年矣又前五

年而得周亡之歲在酉季二年乙巳上距殷周
革命辛卯之歲七百九十四年實惟午孟之八
年也易上經始乾終離下經始咸終未濟乾天
門也離午際也孟京卦氣以咸爲夏至亦午氣
也未濟爲小雪亦亥氣也天道之所著見王者
之所重慎詩以諷戒易以終始古之作樂每三
詩爲一終經傳可攷者有升歌文王之三升歌
鹿鳴之三閒歌魚麗之三然采薇出車杖杜皆
所以勞將士常棣伐木天保皆所以燕朋友兄
弟蓼蕭湛露彤弓皆所以燕諸侯亦三篇同奏

確然可信者也說始際者則以與三暮相配如
文王爲亥孟大明爲亥仲縣爲亥季其水始獨
言大明猶三暮之先仲次季而後孟也故鹿鳴
四牡皇華同爲寅宮舉四牡以表之魚麗嘉魚
南山有臺同爲巳宮舉嘉魚以表之卯不言伐
木而言天保容三家詩次不盡與毛同耳以次
推之采薇之三正合辰位惟采芑爲午似蓼蕭
之三彼倒在六月采芑車攻之後而爲未也吉
日鴻雁庭燎乃申也祈父非酉之仲又篇次之
異且其戊子丑爲何等篇不可推測矣

案後漢書郎顛傳注引詩汜歷樞曰凡推其數
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
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爲之
十歲也又小雅采芣正義引詩緯云陽生酉仲
陰生戌仲太平御覽引詩推度災曰陽本爲雄
陰本爲雌物本爲魂雄生八月仲節號曰太初
又引乾鑿度云雌生戌仲號曰太始雄雌俱行
三節而雄合物魂號曰太素今攷乾鑿度無此
語以類求之知亦推度災之文今本御覽字譌
誤耳廣雅釋天云太初氣之始也生於酉仲清

濁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生於戊仲清者爲精濁者爲形也太素質之始也生於亥仲已有素朴而未散也三氣相接至於子仲剖判分離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中和爲萬物案雅讓廣雅多載三家詩義此言太初生於酉仲太始生於戌仲與詩緯義同蓋齊詩之遺說也小雅十月之交正義引中候摛雒戒云昌受符厲倡變期十之世權在相期者謂詩三朞期十之世卽汜歷樞所云王命一節爲之十歲也孔氏驥軒推詩三朞之法甚爲精詳以始際皆與三

朞相配於義尤允案四始以亥爲首者水爲五行之本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故推三朞之數皆從亥之仲起也三朞以仲爲先者子午天地之經陽氣起於子訖於午陰氣起於午訖於子子午者陰陽二氣之所起也甲子實六旬之首又子居仲月仲者中也言位在中也其律應黃鐘黃鐘長九寸六律之本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至午而陽謝陰興雌雄代嬗故五際以午亥爲革命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

情可見矣

附三易洞璣易日也詩月也春秋舍也其在易則不見詩春秋其在詩則易春秋之道著矣故月以簡日日以簡星穀率其中以知其端觀於朔始相會命一以十朞以視支閏以視干而星日相差餘分之積舉可知也詩有五際三百八十歲月之從朔朔與閏叶詩自爲候候五氣舍一舍之候各五十九餘分小七自酉而未而巽而寅而壬復合於酉五舍之積二百九十五分三五微贏以爲朔實甲己乙庚丙辛丁壬戊癸

分起治之五以命際十以命月六百四十月而
易軌以終萬八千九百四十四歲而詩易更始
乘以四七則詩易春秋軌際之義皆盡矣

〔案〕漳浦學貫天人根極理數至深且奧三易洞
璣雜圖經下以雜卦爲序中分乾坤上下三十
二卦上爲詩之五際下爲春秋之三軌以易詩
春秋合推際會之終始意卽本於翼氏一際七
十六歲此古法所謂十九歲爲一章四章七十
六歲爲一紀者也

〔又曰〕凡詩雅頌十五國風皆自爲始際周頌三

十一篇上應紫宮清廟我將振鷺有客載芟分
爲始際大雅三十一篇上應太微文王皇矣既
醉民勞崧高分爲始際小雅七十四篇上應天
市鹿鳴彤弓斯干四月賓筵分爲始際以下諸
風互有先後衛列三風猶康之三誥邶與鄘衛
皆在厲宣之朝至木瓜而終於齊桓之世鄭在
王後猶衛之在王前寄帑虢鄆卽在幽平之際
至溱洧而終於晉文之世宣王二十一年甲午
春正月庚寅南至爲列國之始齊魏唐秦自爲
一列陳鄆曹幽自爲一列凡百三十年而齊桓

始立二雅之歷盡列國之風絕故聖人以鄭衛
爲同姓之夾輔以齊秦爲異姓之綱紀載驅猗
嗟在襄桓之時黃鳥渭陽在穆康之際列國攷
驗不出百八十三年天地之交著升降之義備
矣詩之與奪與春秋相爲表裏也春秋因文於
史其義已備至於詩而聖人與奪權用大著凡
詩中所存侯伯之國見夷滅者無甚失德皆列
爲風上下三際別爲一義與易終始鄭衛而上
王室兩遷齊魏而下七雄戰始陳郟之餘郡邑
將墟自兩漢而降列國廢興猶可以義起也

又曰二雅大小百有五篇上自文武至於幽平
三百八十年文王至思齊六篇在文王庚寅火
始之歲日在癸亥鹿鳴至湛露十四篇應之癸
亥甲木之始紫宮爲治天廡應之是爲一際皇
矣至行葦六篇在成王丙午火盛之歲日在辛
丑彤弓至行野十四篇應之辛丑水德之宅太
微爲治天市應之是爲二際既醉至卷阿六篇
在穆王壬戌丙火之歲日在己卯斯干至蓼莪
十四篇應之己卯木德之榮天廡爲治太微應
之是爲三際民勞至靈臺六篇在懿王戊寅火

如之歲日在丁巳大東至駕鴛十四篇應之丁巳木之再榮紫宮爲治太微應之是爲四際崧高至召閔七篇在宣王甲午之歲日在乙未頽弁至何草不黃十八篇應之乙未木德之宅太微爲治五車應之是爲五際二雅初分天門之前鬼神之所候聽也

案漳浦言詩大旨以四始五際爲宗皆本齊說亦詩家之絕學也

又曰聖人之治仰視天道俯察列國其著者在於江漢大者在於南北周室之日在於葵女南

正軒轅南北百八十度雅頌負陽列國負陰鹿
鳴之治自北而南關雎之治自南而北自軒轅
以東有天廟天相少微長垣明堂靈臺暨於杓
北獄市環衛之所從出大儀少威王禮林樂於
是乎在名星一百三十六可數者六百一十七
太微天市爲之統首以命二雅自軒轅以西有
樽鉞旗旒陵屏離宮暨於苑囿倉囷之所從出
秦幽鬼井晉參魏畢衛定齊虛於是乎在名星
一百六十有一可數者四百有八十五車騰蛇
爲之統首以命十五國故詩自鹿鳴至於何草

文王至於召閔河漢之中天下汚隆所爲權始也天下之治河漢所負不在於中土則繫於首尾故騰蛇太微五車天市相次爲會列國之究爲十二次三垣夾治是則詩之疆理也河漢以內謂之三垣以外謂之列國北不舉吳越南不舉荆楚以爲內外之限自吳越而上危虛在齊室壁在衛奎婁在魯至於魯與宋直而艮坤始中南北分際自荆楚而上鬼井在秦觜參在唐畢昴在魏至於魯與周等而星張奎婁艮巽是居二南燕魯分星所屬伏見於詩亦可知矣

〔案〕詩含神務云邶結螭之宿鄰天漢之宿衛天宿斗衡王天宿箕斗鄭天宿斗衡魏天宿牽牛唐天宿奎婁秦天宿白虎陳天宿大角檜天宿招搖曹天宿張弧詩緯以十五國之風皆上應天宿是齊詩之義也黃子所言列國分星據班固漢書地理志班志亦用齊說其以昴畢爲魏之分埜者本星經及淮南天文訓也

〔又〕曰物生於數存於德播於音數以立命德以表性音以著情理性平情以宅於命故其水土不盤星日以正文王公劉鹿鳴斯干楚茨之詩

是也五詩之治各七十六歲文王治於內則二
南治於外公劉治於內則邶鄘衛治於外鹿鳴
治於內則王鄭治於外斯干治於內則齊魏唐
秦治於外楚茨治於內則陳鄘曹豳治於外鹿
鳴角也徵生於角角生於羽六八之數半用其
合故其聲引羽出太簇之陰其音中於清角斯
干羽也羽以生角角以生徵六九之數全用其
合故其聲引徵出夾鐘之陰其音中於少羽楚
茨徵也徵以生宮宮以生商九八之數全用其
合故其聲引商出南呂之陰其音中於大徵故

聲生於律音生於聲律者母也音者子也太簇
之陰爲羽四十八夾鍾之陰絀徵五十三南呂
之陰爲商七十二文王之聲出於蕤賓之陽公
劉之聲出於太簇之陽蕤賓之陽爲徵宮生於
徵太簇之陽爲商商止於商故文王之宮五十
有六公劉之商七十有二五詩之合損益三百
列國從之或半或合圭尺所揆隆窪清濁則於
是歸也故詩者呼鬼神之情推物而應之也鬼
神之德集於中垣候於天門或陽或陰或高或
深動其情名則響與之尋故南者音之始薰也

關雎鵲巢皆在軒轅之南宮廟所治帝后是處
日在於元枵則鶉火爲主聖人之治風以爲之
客南以爲之主江漢以北速滅者六未有慎其
宵德者也君子之慎其宵德以夜不息火晝不
舉樂而關雎用之以舍其澹志肆其鐘鼓是以
治則始治以亂則終亂是聖人之所懼也聖人
爲詩以別垣野正中外審正變齊物軌皆風以
爲之候雅以爲之會無中聲者爲之閏有中聲
者爲之主變風之不得全律則鴻雁祈父爲之
主黍離在中呂之陰權輿在黃鐘之陰中呂半

之窮也黃鐘半之則未窮也其得全律則板蕩
崧高蒸民爲之主東山在南呂之陽黃鳥在黃
鐘之陰黃鐘之陰則窮也南呂之陽則未窮也
故幽之與南王之與秦四者正變之環也律呂
相吹風生其間星以紀之月以步之日以視之
風以聽之四始舉中而神物之情名皆應矣

案日者火之精月者水之精星者金之精風者
木之精故黃子之言詩以配四始翼氏云詩之
爲學情性而已觀性目歷觀情目律此黃子詩
義之所本也

又案詩含神務云齊地處孟春之位律中太簇
音中宮角陳地處季春之位律中姑洗音中宮
徵曹地處季夏之位音中徵秦地處仲秋之位
律中南呂音中商唐地處孟冬之位音中羽是
齊詩之說於列國之風皆著其音律也

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
震之效昭然可明

案詩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
之八月也五行大義云卯酉陰陽交會日月至
此爲中道萬物盛衰出入之所故號二八之門

以當二八月也漢書天文志云日者君之象君
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遲疾失其常
則蝕蝕在交道也蝕者陰侵陽臣凌君之象也
故日蝕修德以禳之月爲陰精體自無光藉日
照之乃明猶如臣自無威假君之勢乃成其威
若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君肅
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不敢迫近君
位也其行遲疾失度亦蝕蝕者當日之衝有闔
虛闔虛當月則月蝕當星則星亡月蝕者陽侵
陰也故修刑以禳之開元占經引春秋感精符

云日蝕有三法一曰妃黨恣肆邪臣在側則日黃無澤日以晦蝕其發必於眩惑一曰偏任權柄大臣擅法則日青黑以二日蝕其發必於酷毒三日宗黨犯命威權害國則日赤鬱塞無光日以朔蝕其發必於嫌隙又引京房易傳云日蝕後雰雰不解地必震不過旬中皆足證明翼氏之義

奉奏封事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

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
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呂庚寅初用事歷呂甲
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
廉貞百年之精歲也正呂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
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
能復陰氣盛矣

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
日黃鐘律初起用事也

張晏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爲仁庚在西方
爲義戌爲公正寅午爲廉貞

晉灼曰木數三寅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參陽也

案翼氏所云太陰建在甲戌指初元二年太歲之所建也古人恆以太陰爲太歲爾疋釋天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淮南天文訓云太陰在寅歲名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又云太陰居四仲歲星行三度太陰居四鈞歲星行二度晉灼注漢書天文志皆作太歲開元占經亦引天文篇注云太陰謂太歲也漢書天文志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在斗牽牛開元占經歲星

占引春秋緯云太陰在寅歲星居斗牽牛是太陰所建卽太歲之所建也孫氏淵如云攷元帝紀二年詔曰二月戊午地震於隴西郡七月詔曰一年中地再動正與奉傳合是年太歲在甲戌足證太陰卽太歲孟康注云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誤矣孫說是也公休以太陰爲歲後二辰不知歲後二辰之太陰古人用以占驗而未嘗以之紀歲况翼氏明言建在甲戌豈可舍歲建而別釋爲歲後之太陰耶

又案公休注以太歲在子故云十一月庚寅日

黃鐘律初用事庚寅是丙子歲十一月十六日也三易洞璣云以歷推之是歲太歲在甲戌先十一月丙寅冬至正月朔日甲子律不得庚寅歷不得甲午唯立春初律得用庚戌以太歲甲午元日甲子立春庚戌故曰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廉貞其實立春在辛亥不在庚戌諸術家所用各不等或先後天耳其庚寅甲午二日則決誤也縱謂庚寅甲午非屬日誤據翼氏奏事言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是指甲戌歲二月戊午言之則所云律以庚寅

初用事者當指二月夾鍾之律攷通鑑庚寅是正月二十九日甲午是二月四日戊午是二月二十八日二月建卯而云律得參陽者夾鍾爲陰律陰統於陽故漢書律歷志云夾鍾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律初用事日曰庚寅尙屬寅月故曰參陽耳漳浦旣云以歷推之太歲在甲戌立春得庚戌下又云以太歲甲午立春庚戌說亦兩岐若謂甲午爲甲戌之誤又於情得廉貞之文無著龔氏明言情得公正廉貞爲公正寅午皆爲廉貞然則律初用

事爲二月夾鍾之律益昭然無疑也

又案國語周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地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開元占經引海中占曰主好聽讒言廢置大臣女子爲政刑法誅殺不以道理則地坼今據元帝紀言二月戊午地大震於隴西郡山崩地裂水泉涌出是時史高與宏恭石顯方共譖蕭望之周堪等黜免之故有此異其後連月久陰者案後漢書郎顛

傳引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曰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吁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戾其咎如此元帝知望之之賢欲倚以爲相而卒不果用此陰盛蔽陽之象亂氣之徵也詩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崩人無仰高岸爲谷賢者過

深谷爲陵小臨大皆謂詩十月之交也翼氏之
說是其義矣

古者朝廷必有同姓曰明親親必有異姓曰明賢
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
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爲平均今左右
亡同姓獨曰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
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曰霍上官足
曰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
之盛不亦宜乎

〔案〕漢書李尋傳云臣聞五行曰水爲本其星元

武癸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
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爲
敗此詩所謂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父卿
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
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
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
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
國歷州俱動其異最大宜務崇陽抑陰呂救其
咎李尋說詩與翼氏同意又詩十月之交正義
引中候摛雒戒曰剡者配姪以放賢山崩水潰

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用齊詩之說也開元
占經引運斗樞曰后族專權地動搖宮又引董
仲舒對災異曰地者陰之類也動者後宮臣下
專主之權陰盛陽衰故致疾疫當制後宮齊御
百官以救之占應之法亦同

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百數皆不得天
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
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爲設員
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
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

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財察

案後漢書郎顛傳引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章懷注引鄭注稽覽圖曰改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除去也又顛條便宜七事其四曰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待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遭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間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

聖子成王是也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
降福子孫千億矣案熒惑者火之精顛以熒惑
失度爲後宮過制之驗與翼氏同義

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目爲中
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
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
館自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
法臣奉迺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閒
卒其終始

案漢書五行志洪範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

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而治若迺信道不篤
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
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弗
能救也是謂火不炎上又春秋魯襄公三十年
五月甲午宋災董仲舒以爲宋伯姬幽居守節
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
生災也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
應火不炎上之罰也翼氏以后黨用事親賢疏
斥又後宮過制極陰生陽爲諫蓋欲孝元出後
宮以損陰氣抑外戚以黜權臣用宗室之良進

賢明之選以爲弭變消災之道也

又案漢書夏侯始昌傳言始昌曰齊詩教授明於陰陽先言栢梁臺災日至期果災其精通知此翼氏爲夏侯再傳弟子其學蓋最得師法矣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曰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曰恐失天下書則曰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於殷駿命不易

以上並漢書本傳

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師衆也駿大也言

殷家自帝乙以上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至紂荒怠自取敗滅今宜以殷王賢愚爲鏡知天之大命甚難也

案文王之詩毛敘不言誰作魯韓說亦無徵今據翼氏說知爲周公所作以戒成王也呂氏春秋言周公作詩以繩文王之德引此詩文王在上云云然則齊詩之說非無據矣

奉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呂興殷道聖人美之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之目疾痠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

國政者豈可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
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

案開元占經引春秋感精符曰君行內虛外有
肅敬布政修度之名苟無至誠爲下犯冒旦晚
不驚則日光冥冥鬱決不清其有水災淫雨霧
霜屢臻又曰日久不明天子蔽塞各以其類自
救以消之按洪範日月曰漢元帝永光元年四
月日色青白無影日中時影無光是夏寒至九
月乃有光是時宦者宏恭石顯等倚勢讒害忠
良帝弱不明君義不達之應也今據翼疏言天

氣溷濁日光侵奪是初元間已有此異先是蕭望之周堪等勸導上以古制多所匡正史高與恭顯相表裏執故事不聽望之等欲退許史罷中書宦官恭顯譖望之等黜免之上欲以望之爲相恭顯譖望之令自殺事在初元二年君弱不明諫見於日翼疏故以爲言周堪張猛之復進用未始非翼之啓沃君心無如羣邪害正讒詔蔽明堪猛旋又廢黜永光元年復有日白無光之異天之垂戒至爲深切著明矣

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

張晏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當轉在乙亥丙子左旋之也

案孫氏淵如云攷元帝紀三年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於是言事者衆或進擢召見正與奉傳合奉傳下云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云云卽帝紀所言進擢召見也是年太歲在乙亥奉疏欲以明年丙子歲遷都順太陰東行太陰由于左行至丑丑在子東也張晏注誤奉傳中一云元帝初卽位下云是歲下云明年下又云明年本甚明白晏注漢書并本傳忽之已可怪

矣且元帝以丙子歲三月行幸河東未始不因
奉言厭勝東行奉於途次何由勸帝遷都乎孫
說良臆張以傳言奉上封事在明年二月戊午
地震之前是年歲在甲戌則明年爲乙亥又明
年爲丙子故言因今丙子之四月不知傳言明
年對上是歲關東大水爲文大水爲癸酉歲事
則地震在甲戌歲明甚其上封事言平昌侯班
書蓋偶彙敘在前子博失於考檢耳又案元帝
紀言夏四月乙未晦晦字衍文攷通鑑初元三
年四月乙酉朔乙未爲四月十一日非晦日也

翼氏傳及五行志並載三年夏四月乙未孝武
園白鶴館災無晦字是其證矣

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
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日加此

以上並漢書本傳

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饗祭致其五祀之神
謂之考室

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斯干之詩序

曰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

以上並漢書注

案漢書劉向傳云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
中興更爲儉官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

是也蔡邕宗廟祝嘏辭昔周德衰而斯干作應
運變通自古有之據上文云遷都舊京而引斯
干詩爲證是魯詩說宣王中興有遷都之事翼
傳言諸寢廟不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又宮
室苑囿奢泰難供疏請徙都成周又言連年饑
饉疾疫地比震動願因天變徙都與天下更始
俟有五年餘蓄然後行考室之禮皆與劉蔡所
云改奢卽儉因運變通說相脗合足證齊詩亦
以斯干之篇爲宣王遷都考室師古僅據毛敘
爲言不足以證明翼說也

又案五行大義引樂緯汁圖徵云良主立春陽氣始出言雷動百里聖人授民田亦不過百畝此天地之分黃鐘之度九而調八音故聖人以九頃成八家上農夫食九口中者七口下者五口是爲富者不足以奢貧者無饑餒之憂三年餘一年之蓄九年餘三年之蓄此黃鐘之所成以消息之和震主春分天地陰陽分均故聖王法承天以立五均五均者六律調五聲之均也音至衆也聲不過五物至蕃也均不過五爲富者慮貧強不侵弱智不詐愚市無二價萬物同

均四時當得公家有餘恩及天下與天地同德
今觀翼氏以民困國虛無累年之蓄疏請正本
定制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
蓄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
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蓋初元四年太陰在
子順呂東行歷丑至辰竝應艮震之氣以阜民
財而裕國用至七年之明歲太陰在巳循行而
南南方者禮故遂以行考室之禮此誠平均天
下之要道也窮經致用之學翼氏有焉

翼氏云肝之官尉曹木性仁尉曹主士卒宜得仁

心之官戶曹火性陽戶曹主婚道之禮肺之官金
曹金性堅主銅鐵腎之官倉曹水性陰凝藏物倉
曹冬收也先王以冬至閉關不通商旅慎陰凝也
脾之官功曹土性信出稟四方功曹事君以信授
教四方也尉曹以獄司空爲府主士卒獄閉連亡
與之姦則螾蟲生木性靜與百姓通則蠶食於民
從類故蟲戶曹以傳舍爲府主名籍傳舍主賓客
與之姦則民去鄉里戶曹主民利戶口奪民利故
悉去之倉曹以厨爲府主廩假厨主受付與之奸
則賊盜起倉曹收以民租侵剋百姓故窮功曹以

小府爲府與四曹計義小府亦與四府利用故小
府倉出納主餉種功曹有二府所以爲五官六府
游徼亭長外部吏皆屬功曹功曹職在刑罰內爲
奸故虎狼盜賊殺奪於民上奸下亂也金曹以兵
賊嗇夫爲府主討捕與之奸則城郭盜賊起施舍
兩偏金曹主市租侵奪故上下相承市賈不平

大義

案五行大義載翼氏說慎陰凝也凝譌作無據
上文言水性陰凝藏物知無字是凝之譌與百
姓通則蠶食於民蠶譌作魚案上文言與之奸

則螟蟲生攷洪範五行傳時則有裸蟲之孽注
云蠶螟蟲之類蟲之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據
翼氏言從類故蟲是爲蠶食之義也後漢書蔡
邕傳注引漢名臣奏張文上疏其畧曰春秋義
曰蝗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狼之人蠶
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民推類敘意探指
求源皆象臣下貪狼或若蝗蟲宜敕正衆邪退
屏貪暴其義足與翼氏相發明矣故窮誤作窮
故今爲乙正小府亦與四府利用利譌作則施
舍兩偏句脫去舍字又誤作兩偏攷風俗通

義云嗇者省也夫者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役
賦是有施舍之事也蕭吉五行大義本傳自外
國中多舛誤茲校其可知者爲訂正焉

又案續漢百官志云太尉有諸曹掾史西曹主
府史署用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戶
曹主民戶祠祀農桑奏曹主奏議事辭曹主辭
訟事法曹主郵驛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轉運事
賊曹主盜賊事決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
曹主貨幣鹽鐵事倉曹主倉穀事又云郡皆置
諸曹掾史如公府無東西曹有功曹史主選署

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縣亦各署諸曹掾史諸曹畧如郡員今據翼說則是郡縣皆有此尉曹戶曹功曹金曹倉曹也章昭辨釋名云曹羣也功曹吏所羣聚戶曹民所羣聚也其他皆然衛宏漢舊儀云秦郡有尉一人典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都尉又云舊制尉皆居官署有尉曹官中領平鑠署此郡之尉曹也漢書百官表云大司農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幹官鐵市兩長丞又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皆屬焉續漢志云郡國四

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王隆漢官篇云調均報度輸漕委輸胡廣注云郡國所積聚金帛貨財隨時輸送諸司農曰委輸以供國用然則郡國有金倉二曹以主錢穀明矣知翼氏所云爲指郡縣言者案應劭漢官儀云綏和元年罷御史大夫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以縣道官有獄司空故覆加大爲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據翼言尉曹以獄司空爲府是指郡縣而言也東觀漢記云鮑永爲郡功曹有稱侍中止傳舍者此郡有傳舍以主賓客也漢

書宣帝詔吏或擅繇役飾厨傳越職踰法王莽傳吏民出持布錢不持者厨傳勿舍關津苛留此郡縣有厨以主收受也小府者猶少府也應劭漢官儀云少府府自別爲藏少者小也大用由司農小用由少府故曰小藏田租芻藁以給經用備凶年山澤魚鹽市稅少府以給私用周禮天官職內注職內主入也若今之泉所入謂之少內疏云漢之少內亦主泉所入案王氏漢官解詁云少官嗇夫各擅其職謂倉庫少內嗇夫之屬各自擅其條理所職主由此言之少內

藏聚似今之少府但官卑職碎以少爲名然則
倉庫少內卽翼所云郡國之小府也功曹有二
府謂庫爲一府倉爲一府故又云小府倉出內
主餉種謂貸民食及穀種皆小府司其出入也
漢書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
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
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盜賊功曹職在刑罰亭
長游徼並禁司奸盜故屬功曹外部謂所監縣
邑之屬於郡國者漢官儀云督郵功曹郡之極
位功曹又主除吏故外部吏亦皆屬焉漢書百

官表官制既畧王隆漢官篇及應劭漢官儀復
亡佚僅存什一今就翼說爲之攷證郡國官屬
尙可畧識梗概云

〔又案五行大義引洪範五行傳云甲爲倉曹共
農賦乙爲戶曹共口數丙爲辭曹共訟訴丁爲
賊曹共獄捕戊爲功曹共除吏己爲田曹共羣
畜庚爲金曹共錢布辛爲尉曹共本使壬爲時
曹共政教癸爲集曹共輪納子爲傳舍出入敬
忌丑爲司空守將班治寅爲市官平準賣買卯
爲鄉官親事五教辰爲少府金銅錢布巳爲郵

亭行書驛置午爲尉官馳逐追捕未爲厨官百
味悉具申爲庫官兵戎器械酉爲倉官五穀畜
積戌爲獄官禁訊具備亥爲宰官閉藏完具以
支干配官亦皆從其五行本體也翼氏五官脾
取戊爲功曹餘四曹並取甲乙庚辛者木爲仁
金爲義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所以應陰陽之氣
而順剛柔之體也故律歷志言律以太族爲人
統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族出於寅人奉
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萬事各得其理
亦與翼氏同指也